

23 届飞天奖最佳编剧《誓言无声》作者2004年最新力作

“北京人” *Beijingrenshijian* 事件

一项轰动世界的伟大发现
一场扑朔迷离的明争暗斗
一桩没有结局的世纪奇案

易丹 钱滨◎著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下部

第十一章

1

晴朗明亮的天空里，一群白色的鸽子响着鸽哨，掠过教堂的尖顶。伴随着鸽哨，教堂的钟声也响了起来。

教堂里，肖楠楠孤独地跪在一排椅子的角落里，双手合在胸前低头默默祈祷着。她的身后，响起了空洞的脚步声。肖楠楠没有在意，继续自己的祈祷，直到脚步声在她的身后停下来，她才慢慢回头。

刘文杰微笑着站在那里看着她。

肖楠楠站了起来，对他礼节性地一笑，然后自己朝外走去。刘文杰急忙跟了上去。阳光透过教堂的彩色玻璃，从他们脸上划过，显得斑驳陆离，有几分怪异。

在教堂门口，刘文杰加快脚步，在门里拦住了她：楠楠！

肖楠楠站住了，无声地看着他。

刘文杰拉住了她的手：你在躲着我？

肖楠楠使劲将自己的手挣脱出来。

刘文杰知趣地露出一个歉意的微笑，放开了肖楠楠的手：你为什么还留在北平？

肖楠楠尽力保持着距离：因为王福明。这个回答你该满意了？

刘文杰：他又为什么不离开呢？因为身不由己吧？

肖楠楠似乎懒得回答这样的问题，却不由自主地轻轻发出叹息：你回来干什么啊？

刘文杰笑了：你说呢？

肖楠楠将目光移向别处，沉默了。

刘文杰关心的样子：你爸爸怎么样了？

肖楠楠：他在香港，还过得去，偶尔给我写一封信。

刘文杰沉默片刻，突然说：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曾经想给你写信。

肖楠楠：为什么又没写？

刘文杰笑笑：写了又会怎么样呢？我是回到北平，才知道你们已经结婚了。

肖楠楠躲避着刘文杰的目光，并用一句玩笑破坏了此时的情绪：我还以为，你会带回一个美国姑娘呢。

刘文杰哈哈地笑了起来：是吗？我可没那份艳福。再说，哪个美国姑娘愿意跟着我，到中国这个兵荒马乱的国家来？

肖楠楠也浅浅一笑：撒谎。

刘文杰：真的没有，因为我总是……想着你。

肖楠楠的脸上突然闪现出一丝羞涩，不过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，绕过刘文杰朝教堂外面走去，走下了铺满阳光的台阶。

刘文杰从里面跟出来：楠楠！

突然，他和肖楠楠都站住了。

在不远的地方，王福明正微笑地看着他们。章广生站在王福明的身边，他的两只手都缠着白色的绷带。

肖楠楠惊喜地喊着：广生！

她和刘文杰一起跑了过去。章广生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，迎着他们走去。

王福明却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微微一皱眉头，落在了章广生后面。

发出轻微的脆响。

魏道培笑着看看王福明：日本人在周口店有什么收获吗？

王福明可没有笑：他没说。不过，他说伊藤和世野井也在那儿！

魏道培愣了：世野井没有死？

王福明恼火地：当时真该上去再补一枪！那样世野井也就不会再出现在周口店了。老魏，前天晚上，他们突然杀掉了周口店的全部工人，从那里撤走了。

魏道培：他们放弃了挖掘？难道日本人已经知道化石不在银行的金库里了？

王福明点点头：章广生说，伊藤给他看了英国的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的福格尔的论文。章广生估计，伊藤是从那篇文章里面得出了“北京人”化石已经回到医学院的结论。

魏道培思忖道：这就是说，他们放弃周口店，是因为又重新瞄上了七号楼。

王福明：难道日本人针对化石的新一轮行动要开始了？

魏道培毫不掩饰自己的烦躁：四年以后，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。真他妈见鬼了！

王福明也愤懑地：全怪那个该死的福格尔，坚持要把化石从银行金库取回来的是他；私下发表什么论文，引起伊藤注意的还是他！这个急功近利、自私自利的美国佬！

魏道培烦躁地挥挥手：算了！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。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。这次比上次更糟糕，因为北平已经是日本人的了……

树上的枯叶寂静地飘落着。

3

这天下午，伊藤在四年之后再次造访了协和医学院七号楼。在福格尔的办公室里，伊藤悠闲地坐着，他特意没有穿军装，而是穿了一套不算太合身的西服。

正在给保险柜上锁的福格尔冷冷地：对不起，我对合作研究没有什么兴趣。

伊藤：福格尔教授，目前中国的形势、北平的形势你是清楚的。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地放弃中国……我是说放弃中国的事务，所以，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存在。如果你同意和东京帝国大学合作，我们可以提供很多你也许想象不到的方便和条件。

福格尔略带讥讽地笑了笑：我想象得到你们能够提供的方便和条件，可是，我对这些方便和条件不感兴趣。四年前你也说过类似的话，我对你的执着感到惊讶。

伊藤突然笑了：你不应该怀疑我在专业上的执着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东京方面这几年的态度，倒真是接近于放弃了，我们在周口店的发掘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。福格尔教授，既然“北京人”化石已经回到了这栋楼，你们又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，我想这就给我们之间开展合作提供了条件。

福格尔故作镇静地笑起来：天方夜谭！那些化石四年来一直封存在金库里。

伊藤显出懒得和他就此进行争论的样子，摆摆手：好了，我们还是来探讨一些学术问题吧。福格尔教授刚刚发表的一篇论文，我已经拜读过了。我认为，你对“北京人”进化条件的分析，有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。

福格尔敷衍地：哦，是吗？

伊藤：你谈到了“北京人”对火的使用，你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巧。可我认为，“北京人”使用火，或者说周口店发掘现场的用火痕迹仍然是偶然的。我在周口店仔细看过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

福格尔：贵国军队不是已经占领了周口店吗，你尽管去研究那里的东西好了，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和我讨论。而且我刚刚听说，你们的军队已经在周口店用了火，放火烧了所有的房屋！

伊藤讪笑着：看来教授对我充满了敌意。我不过是一个科学家……

福格尔打断了他：我也是一个科学家，但是我又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所以我有正常人应该有的良知。

伊藤突然哈哈大笑了：良知？我认为你并没有资格来谈良知，起码不比我更有资格！

福格尔不解地看着他，忿忿地站了起来：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。

伊藤也站起身来：福格尔教授，我感到很遗憾！如果你接受了我的提议，

“北京人”化石的研究也许会有一个崭新的局面。我要告诉你，你现在的选择并不好，起码，对“北京人”化石的安全来说是这样。

福格尔傲慢地：你这是威胁我？

伊藤笑笑：那我只好告辞了。福格尔教授，我希望我们还会见面。

福格尔面无表情：也许吧。

4

临近下班的时候。章广生的办公室墙上依然挂着那些“北京人”的复原像。不过他的桌子上多了一个“北京人”头盖骨化石的复制品，它被一个精致的底座和两根不锈钢棍支撑着，十分漂亮。

章广生的两只手还缠着绷带，他这会儿正俯身在一张周口店发掘平面图上。这是一张过去绘制的图纸，上面标明为“周口店第15地点，第17层发掘平面图”，图上用水平方格确定了每一块化石出土前的具体位置。章广生正在上面的一个地方，用铅笔添加上他曾经在周口店发现并埋藏起来的头骨碎片。

裹着绷带的手不太方便，他画得便很慢、很认真。

此刻，在福格尔办公室里，王福明与福格尔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，福格尔的情绪相当坏。

福格尔：王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！

王福明：教授，你应该能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！

福格尔：我同意，伊藤已经知道化石回到了这里，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！

王福明拿起那本《自然》杂志，朝着福格尔晃晃：难道你还不明白？！

福格尔：难道你不怀疑章？你不怀疑章在周口店对伊藤说了什么？！

王福明：我了解章广生，他不会这样的。

福格尔抓住了王福明的肩膀：你认为章比我高尚？！你认为中国人都是高尚的，“洋鬼子”都是靠不住的混蛋？！

王福明看一眼那只抓住自己肩膀的手，低沉地：把你的手拿开！

福格尔没有松手：是章告诉了伊藤，对不对？！

王福明突然用力推开了福格尔，顺手把那本《自然》杂志狠狠地扔在了他的面前，骂道：教授，你是真的愚蠢还是装糊涂？！

福格尔愕然地看着他。

王福明的愤怒变得不可遏止：看看你发表的那篇该死的论文吧！如你所愿，它被刊载在世界最权威的杂志上，你的虚荣心满足了？你找到成就感了？！可就是你在里面透露的研究进展，让日本人知道化石一定早已回到了七号楼！让他们立即丧失了对周口店的兴趣！让他们杀害了那些已经没有了使用价值的工人！

福格尔惊呆了，茫然地嘟囔道：这不可能……

王福明依然愤怒着，一脚将地上的杂志踢到了一边：收好你的论文吧。你要小心，那些文字后面有十几个中国工人的冤魂在看着你！

王福明转身走了。

福格尔走过去，把那本杂志拣起来，整理了一下已经有些折皱的封面。他在办公室里无聊地转了转，然后把杂志放下，出了门，来到章广生的办公室里，章广生仍然在专心地做着图纸上的标记。

章广生只是抬头看了他一下，继续画着。

福格尔说：章，你回来之后，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过。

章广生仍然埋着头：谈什么？

福格尔大概这时才看清楚章广生在干什么，他惊讶地问：你在干什么？

章广生指指图纸：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头骨碎片的化石。

福格尔疑惑的样子：化石呢？

章广生脸上浮起一丝不满：大概在伊藤的衣兜里。

福格尔的心情显然十分复杂：章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在周口店你对伊藤都说了些什么？！

章广生保持着那种不满：你认为呢？教授。

福格尔意识到了章广生的不满：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……关于那些不幸的工人，我很遗憾。但是我要你知道，他们被日本人处死，和我没有关系……

章广生：教授，我并没有这样说……

福格尔挥挥手，打断了章广生：我刚刚和王吵了一架，我们谈得很不好。王说得也许有道理，但是他没有资格对我那样！

章广生：可是教授，四年前他可帮了我们的大忙。

福格尔：他仍然在为共产党工作？

章广生不置可否。

福格尔：伊藤下午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了，你知道他来干什么吗？

章广生反问：他还能干什么呢？

5

天黑了，章牧之家里刚刚吃过晚饭。四年过去，他们家里也还是老样子。只是，章淑亚和周淑清之间的感觉好像不再那样生疏了，她们已经有了一种女人之间的默契。章广生也偶尔回来吃顿饭了，广福堂里因此而显得热闹了一些。周淑清正在收拾桌子上的碗筷。章牧之靠在一边儿的椅子上，喝着茶。章广生坐在一边胡乱地看着一份报纸。

章淑亚一边帮周淑清拾掇饭桌，一边说：爸，你还在和那个戴武林来往？

章牧之：怎么了？

章淑亚：你就不觉得恶心？

章牧之：小亚，几年都过去了，你还那么恨他？

章淑亚：我当然恨他，我会恨他一辈子！你为什么还要和这种骗子混在一块儿？！

周淑清：你爸爸和戴先生来往，都是为了生意上的事情。

章牧之：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！这个戴武林是有错，但他可以帮助咱们广福堂的生意。没有生意，你喝西北风去？日本鬼子现在成了咱们的太上皇，没钱，有好日子过吗？

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章广生这时插了进来：难道我们家就非得和这个骗子一块儿做生意？

章牧之倒不恼怒，笑呵呵地看着章广生：你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合伙儿人来，我立马就和戴武林一刀两断。

说完，章牧之起身走到一边去了。

周淑清对章广生说：广生，干脆搬回家来住吧。一个人在外面多危险，你看这次……

章广生笑笑：没事儿。刘文杰回来我就有伴儿了。我们已经重新租了房子。

在旁边的章牧之说：只要日本人还惦记着那些“龙骨”，你可就得小心点儿。这次你是捡了条命回来。

章淑亚：爸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。什么“龙骨”？那叫化石！

章牧之笑了：那龙骨山上挖出来的东西，我也不是没见过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
章广生揶揄道：这化石在咱家药铺里当“龙骨”卖，确实也值不了几个钱。

章淑亚一听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6

虽然还不算太晚，但城里已经静悄悄的了。偶尔有野狗的叫声，伴随着清冷的月光浸进琵琶胡同肖家小楼不算宽大的窗户。王福明和肖楠楠已经上床，但两人都没有入睡。

肖楠楠翻了一个身，瞪着眼睛望着发亮的窗户出神。

王福明：还没睡着？

肖楠楠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

王福明：想什么呢？

肖楠楠：没想什么。

王福明替她拉严实被子：睡吧。

肖楠楠没有动，将一声叹息无声地咽了下去。两个人背靠背躺着，谁也没说话了。

终于，王福明用若无其事地口吻说：今天你们聊什么了？

肖楠楠明知故问地：你说和刘文杰吗？

王福明：我看见他跟着你进了教堂。我想四年的美国之行，还不至于把刘文杰变成一个天主教徒吧。

肖楠楠依然看着窗外：只是闲聊了两句，他问我们为什么不离开北平。

王福明语气里带着无声的嘲笑：是吗？那他没说为什么回到北平了？

肖楠楠现在转过身来了，顿了一下儿，有些赌气的样子：为了我。

王福明没有回身看她，眼睛眨了眨，不说话了。

肖楠楠：你怎么不说话了？

见王福明还是沉默，肖楠楠索性坐起身来：福明，咱们走吧，离开这里，让我们有个平静的生活。好吗？

王福明不动：你想逃避什么呢？是日本人还是刘文杰？

肖楠楠无法回答，她终于叹了口气，躺下来。不过，她知道，自己在这个夜晚一定很难入睡了。

7

这天的深夜，一辆军用卡车装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，在北平的街道上快速行进。卡车的驾驶室里，世野井看看表，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。

协和医学院里已经一片寂静。校园里稀稀落落的几盏路灯亮着，七号楼在黑暗中显现着它那特征鲜明的轮廓。

一盏灯照射着紧闭的铁栅栏门和门内的一个岗亭。两个美军陆战队哨兵，在寒风中裹紧了大衣来回走动。突然，两束强烈的光柱穿透铁门，直射在两个哨兵的脸上，刺得他们几乎睁不开眼。他们听见了汽车的引擎声在迅速逼近，于是很本能地拉开了枪栓。铁门外面，世野井没等卡车停稳就打开车门跳了下来，随即日本兵也迅速端着枪将大门围住。车顶上，一挺机关枪也架好了。

两个陆战队员很惊诧地看着那些日本兵。

世野井来到门前，握着手枪，用英语说：开门！

一个陆战队员：你们干什么？这里是美国军事控制区！

世野井傲慢地：日本军队奉命搜查可疑人员！

陆战队员：这里没有任何可疑人员！请你们离开！

另一个陆战队员见势不妙，迅速跑进了岗亭，抓起电话，飞快地向美军陆战队总部作了报告。

世野井挥动手枪，隔着铁门大声威胁道：立即把门打开！如果继续阻挠日本军队的搜捕行动，我将强行进入！

两个美军士兵已经退后了，和日本兵拉开了距离，端着枪僵持着。

世野井猛地一挥手。

两个日本兵立即开始翻越铁门。

一个美军士兵大声警告：下去！不然我就开枪了！

世野井狞笑了，突然举枪朝天上打出一发子弹。宁静的夜空仿佛被子弹击碎，尖利的枪声传得很远。枪声中，两个日本兵已经越过大门，跳了下来，两个美军士兵横枪逼近他们，形成了一对一的对峙，谁也动弹不得。在世野井的指挥下，更多的日本兵开始爬上铁门。

两个美国兵的眼里已经开始显现出绝望……

终于，接到电话的美军，在布鲁克斯上校的率领下，乘着两辆卡车来了。雪亮的车灯照射到大门前。随着卡车刺耳地刹车，美军陆战队的士兵们纷纷跳下卡车，迅速地将日本兵包围起来。日本兵本能地调转枪口，和陆战队僵持起来。

布鲁克斯上校走到大门前，他看看世野井，问道：你是这里的指挥官？

世野井：是的。

布鲁克斯：你能向我解释这里发生了什么吗？

世野井蛮横地：我奉命进入医学院，搜捕一名在逃的八路军！但是遭到你的士兵无理阻拦。

布鲁克斯愤怒地：日本军队无权进入属于美国的军事控制区！更何况美国人的协和医学院里绝没有什么在逃的八路军！请你们立即离开这里，否则你要对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责！

世野井嘲笑道：严重后果？你是指日本军队全部歼灭驻北平的美国陆战队吗？

布鲁克斯恼怒地拔出了手枪：你这是无耻的挑衅！

世野井也抬起了枪口，气氛骤然变得剑拔弩张了。

一辆轿车飞驰而来，在卡车边猛地停下。

伊藤快步走到世野井和布鲁克斯面前，他的脸色非常难看：这是怎么回事？！

解除了日、美军队在协和医学院门口的危机之后，伊藤和世野井回到了当年的日本商会。因为北平已经被日本占领，所以现在这里已经不需要再用什么“商会”之类的外表来掩人耳目了。

天还没有亮，伊藤和世野井站在一个房间里，发生了激烈地争执。

伊藤一脸的轻蔑，就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件训斥着世野井：……你以为带着士兵冲进了医学院，就能找到那些化石？找到了化石，你就能把它们安全地带回来了？我相信美国军队今天的反应能力是你所始料不及的！

世野井：那又怎么样？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我的士兵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个，也一定会把化石抢回来！

伊藤骂道：混蛋！愚蠢的混蛋！你这样做，连一块化石的碎片也得不到！你今天的擅自行动，完全地、明白无误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！世野井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做事情要多用脑子！脑子！明白吗？！如果你聪明一点儿的话，也就不至于在四年前失去那只眼睛了！

世野井显然是被这句话激怒了，他对着伊藤吼叫起来：闭嘴吧！我早就厌恶了你的自以为是！

伊藤一怔，随即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：放肆！下次你敢再这样，我立即枪毙了你！

世野井并不示弱，狂怒地掏出了手枪，啪的一声，狠狠放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，继续喊叫着：来啊！你现在就开枪吧！我们反正迟早都要被天皇枪毙的！因为你的优柔寡断，那些化石永远都到不了我们的手里！

伊藤像听见了恶毒的咒语一样，浑身开始微微颤栗起来。突然，他猛地将桌子上那把手枪抓起来，对准了世野井。

世野井的脸上这才露出了惊恐，发呆地看着伊藤。

伊藤终于忍住了，狠狠地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，然后把桌子掀翻在地，歇斯底里地大喊：滚出去！你这个魔鬼！

这天的上午，阳光很灿烂，灰色的北平城明亮了许多。

但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犹太老头儿福格尔却心情很不好，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目光很迷蒙地看着窗外。他的面前放着一本《自然》杂志。阳光将外面树林的金黄映在窗户上。

章广生推门进来了：你找我？福格尔教授。

福格尔看看他，微笑了一下：坐下吧。

章广生坐下来，不冷不热地等着他说话。

福格尔：我知道，你在恨我了。

章广生：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有些失望，教授。

福格尔竟然点点头：对不起，我的确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。王那天说得对，周口店的工人们被杀害，我是有责任的，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间接凶手……

章广生对福格尔态度的转变感到不适应了，想打断他：教授……

福格尔摆摆手，坚持继续往下说：昨天晚上日本人企图强行进入这里，也是我那篇该死的论文惹的祸。章，原谅我吧，原谅一个来日不多的老头子的头脑发热。

说着，他把《自然》杂志拿起来撕了，扔进了垃圾桶。

章广生有些被感动了：教授，也许这并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过分责备自己。其实，你对“北京人”化石的研究已经付出了太多。你当然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论文，如果不是这场战争，如果没有那些贪婪的日本人……

福格尔摆摆手，站起来：好了，别说下去了。愿意陪我到地下室去看看吗？

两人一起来到幽暗的地下室里。福格尔打开了电灯，然后带着章广生来到那张巨大的工作台前，上面放着几个头盖骨化石的复制品。

章广生感叹地：教授，这些复制品做得几乎可以乱真了。

福格尔：是啊。我们的老胡是一个天才。

福格尔突然说道：章，也许我真的应该离开中国了。

章广生诧异道：为什么？

福格尔：这些复制模型，可以说是与化石本身相比丝毫不差。我想，依靠这些模型，我也能够继续我的研究了。日本对中国的占领，是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的。这场战争还会继续打下去，打到什么时候，只有上帝知道了。

章广生：教授，是不是你太太要求你回美国？

福格尔：她当然是早就在催促我。但我一直舍不得这里，舍不得这里的化石和我们的研究。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，日本人不会让我们的研究工作再继续下去。

章广生：教授，我希望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走。如果你离开了，说不定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将取消对这个职位的资助，那样保护这些化石的工作就会更困难。

福格尔说：这些化石再次陷于危险境地，我是有责任的。我虽然不是中国人，但你应该相信我和你们一样，已经把它们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即使我回到了美国，我也会想办法促使洛克菲勒基金会、甚至美国政府拿出一个保护“北京人”化石的可行方案的。

章广生手摸着一个化石复制品，没有说话。

福格尔安慰地：别着急，章，我也还没有最后作出决定。

章广生：教授，那个安妮，就是你新来的助手，有什么消息吗？

福格尔忧虑地摇摇头。

10

七号楼。二楼解剖系的标本陈列室里。

王福明看了看外面，没有人，然后关上门，对突然到来的魏道培说：你怎么到这来了？不安全。

魏道培蛮有兴趣地看着房间里的那些标本，笑笑：我不是那些宝贝化石，有什么不安全呢？

王福明：你来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？

魏道培：当然。看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紧迫，日本人居然想动用军队来达到目的了！如果增援的陆战队再晚一点儿，说不定日本兵就真的会冲进七号

楼，把化石全部抢走了。

王福明：现在至少有一点已经清楚，日本人已经知道化石就在这座楼里。关键是日本人好像并没有把美国军队真正当回事儿。这很麻烦。

魏道培：还有更大的麻烦呢！以我的观察，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摩擦不断，最终可能避免不了要打上一仗的，不是在中国，就是其他地方。真要是出现这种情况，就因为那些化石的存在，协和医学院肯定会成为日本人在北平的第一个目标。

王福明：形势有这么严重？

魏道培：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。从美军陆战队那边儿的情况看，美国人并没有作好战争准备。

王福明：他们认为日本人不敢和他们为敌？

魏道培笑了一笑：美国人嘛，总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，觉得没有谁敢招惹他们。昨天夜里日本兵又率先撤离，布鲁克斯上校回去后，比打了胜仗还得意。我看这就更危险。

王福明：如果真的要打仗，日本人能是美国人的对手？

魏道培：很难说。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如果日本人一旦不顾一切，来个先发制人，“北京人”化石成为他们囊中之物只是时间问题。

王福明苦笑：这么说，又要想办法转移了？

魏道培抱怨道：你有别的办法吗？全都是因为那个福格尔，完全是无事生非！

王福明却说：要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化石放在美国银行的金库里还不是一样的结果？

魏道培点头道：唉！“覆巢之下，复有完卵乎？”

他突然问：刘文杰在干什么？既然四年后又回到解剖系，难道他的任务还是和过去一样，保护化石的安全？

王福明淡淡地：应该是吧……

1 1